

高車不知禮法裴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寬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擊爲治而不思救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

### 拔亡爲存

燕舉毅伐齊下七十餘城所存者唯莒卽墨兩城耳賴田單之力齊復爲齊尺寸之土無所失曹操牧兗州州叛迎呂布郡縣八十城皆應之唯鄆城范東阿不動賴荀彧程昱之力卒全三城以待操州境復安古之人拔亡爲存轉禍爲福如此多矣靖康建炎聞國家不競秦魏齊韓之地名都大邑數百前而爲戎越五十年是以今準古豈曰無人乎哉

### 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略然一時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者貞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爲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矜能自賢疾勝已者此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爲尋陽令肅見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蒙遂亦代肅蒙



在陸口稱疾還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無復是過也遜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三四年為威名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為所挫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為吳非偶然也

### 東坡羅浮詩

東坡游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盍歸去群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鄉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鄉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轡又有

蔡少霞者夢人遺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塗綺輅輪囷其末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予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鄉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為少霞耳玄鄉之文嚴整高妙非神仙中人稽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紀于此云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轡雕甍綺礎鏤檀椽碧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駟虞巡徽昌明捧闌珠樹規連



玉泉矩洩靈輿選集聖日俯瞻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  
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鶴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  
爲屑挂旗不動蘭幃反鼓妙樂競奏沆沓間發天籟塵  
徐風簫冷激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  
易遷徒語童初誦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  
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子項作廣州三清殿碑倣其體  
爲銘詩曰天池北吐越傾東鹿銀宮旗旛瑤殿轟轟陛  
納九齒閭披四月嵒角儲清簷牙衰縛雕牖紺閤鏤楹  
熠煜元尊端拱泰一秉錄繡黼周張神光晬穆寶帳流  
黃溫幃結綠翠鳳下旗紫霓潛緝星伯辰鸞仙翁立鶴

昌明侍几眉連捧露月節下墮曦輪旁燭凍雨清塵商  
雲散轂鈞籟虛徐流於祿續童初滄澹勾滿蓄縮徽君  
有衡海帝維儻中邊何護時節朝宿廳母淪威瘡妃謝  
毒丹厓罷徽赤子繁福億齡聖壽萬世宋蘇凡四十句  
讀者或評之然終不近也

### 魏明帝容諫

魏明帝時少府揚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及  
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  
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  
密乎帝愈嚴憚之房玄齡高士廉問少府少監竇德素



北門近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  
但知南牙耳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耶玄齡等拜謝  
夫太宗之與明帝不待比擬觀所以責玄齡之語與夫  
嚴憚楊阜之事不迥遠矣賢君一話一言爲後世法惜  
哉魏史以謂群臣直諫之言帝雖不能盡用然皆優容  
之雖非誼主亦可謂有君人之量矣

漢世謀於衆

兩漢之世事無大小必謀之於衆人予前論之矣然亦  
有持以藉口掩衆議者霍光薨後宣帝出其親屬補吏  
張敞言朝臣宜有明言霍氏顛刺請罷三侯就第明詔  
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今明詔自親其文  
非策之得者也哀帝欲封董賢等王嘉言宜延問公卿  
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士不然恐大失  
衆心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  
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成帝初封淳于長其事亦  
議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哀  
帝乃止是知委曲遷就使恩出君上過歸於下漢代多  
如此也

國朝會要

國朝會要自元豐三百卷之後至崇寧政和間復置局



脩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罷脩書五十八所時會要已進一百十卷餘四百卷亦成但局中欲節次覲賞故未及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謂若朝廷許立限了畢不過三兩月可以投進而黼務悉矯蔡京所爲故一切罷之官吏既散文書皆爲棄物矣建炎三年外舅張淵道爲太常博士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而京師未陷公爲宰相言宜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圖籍悉輦而來以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後逆豫竊據鞠爲煨燼吁可惜哉

### 孫臏滅竈

孫臏解龐涓之事兵家以爲奇謀予獨有疑焉云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方師行逐利每夕而興此伎不知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人各一竈乎龐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齊士卒亡者過半則是所過之處必使人枚數之矣是豈救急赴敵之師乎又云度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遂伏萬弩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鑽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夫軍行遲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晷刻乎古人坐於車中既云暮矣安知樹間之有白書且必舉



火讀之乎齊弩尚能俱發而消讀八字未畢皆深不可  
信殆好事者爲之而不精考耳

蟲鳥之智

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鬪捕之者掃落葉爲城置媒其中  
而隱身于後操罔焉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  
飛入城直前欲鬪而罔已起無得脫者蓋目既閉則不  
復見人鵲鳩性好索獵人於茂林間淨掃地稍散穀于  
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鷓筭取之麇行草莽中  
畏人見其跡但循一逕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爲線置  
其所行處麇足一絀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

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帶粘於肉蜂見之必  
衝入穴乃躡尋得之熏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  
如人之不仁何



卷齋隨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前輩議論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礙者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予謂三百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爲若周公召康公穆公衛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蘇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其姓氏明見於大序可一繫論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本自言農民



出入之時耳鄭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為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稱此五句為深於文章者豈其餘不能過此乎以是論詩豈矣

### 漢祖三詐

漢高祖用韓信為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自成臯度河晨自稱漢使馳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偽游雲處而縛信夫以豁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啓之矣

### 有心避禍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然有不可一緊論者蓋卓暹執國柄築塢於郿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殊不知一敗則掃地豈容老於塢耶公孫瓚據幽州築京於易地以鐵為門橫櫓千重積穀三百萬斛以為足以待天下之變殊不知梯衝舞於樓上城豈可保邪曹爽為司馬懿所奏拒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旦暮耳富可復得邪張華相晉當賈后之難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圻勸其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竟為趙王倫所害方事勢不容髮而欲以靜待又可出也他人無



足言華博物有識亦聞於幾事如此哉

### 蹇解之險

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蹇說者以為六二與九五為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責雖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若尋繹爻畫則有說焉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為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危乎險矣六三將出險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承九四六五又為坎乎坎為輿為盜既獲出險而復踰焉

宜其可醜而致戎也是皆由爻之義云

### 士之處世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參軍方其擢几正坐噫嗚訶箠群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狂盛晝夜出游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感於胃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穽當如罪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張全義治洛

唐洛陽經黃巢之亂城無人居縣邑荒圯近能築三小城又遭李罕之爭奪但遺餘而已張全義招懷理葺復為壯藩五代使於全義傳書之甚略資治通鑑雖稍詳亦不能盡輯采張文定公所著摺紳舊聞記芟取其要而載於此厥今荆襄淮沔剝殘之餘綿地數千里長民之官用守邊保障之勞超階擢職不知幾何人其貞能鬻鬻全義所為者吾未見其人也豈局於文法譏議有所制而不得聽乎全義始二路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將人必一獲一勝於舊十八縣

中令招農力自耕種殖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緩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諸書計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時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為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關市之賦迫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內甯為富庶於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喜民力耕織者知某家蠶麥善必至其家悉召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綠遺之布衫裙袴喜動顏色見稼田中無草者必下馬觀之召田主賜衣服若



禾下有草耕池不熟則集衆決責之或訴以闕牛則召責其鄰伍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自是民以耕耨爲務家家有蓄積水旱無飢人在洛四十餘年至今廟食嗚呼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義之心施諸人手

博古圖

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匱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于此父癸匱之銘曰壽方父癸則爲之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

癸者此也夫以十干爲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爲周物且以爲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匱之銘曰仲姑義母作則爲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偏姑而已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姑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姑姓女多矣安知此爲偏姑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爲母哉既言仲姑自名又以爲襄公爲杜祁所作然則爲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匱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爲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爲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



當是明年也案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真位遂以其日為始建國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耕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甯盤則為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為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諸王中最為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鎬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為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為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即山鑄錢乃吳王濞耳

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跡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

### 士大夫論利害

士大夫論利害固當先陳其所以利之實然於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當科別其故使人主擇而處之乃合毋隱勿欺之誼趙充國征先零欲罷騎兵而屯田宣帝恐虜聞兵罷且攻擾田者充國曰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誠令兵出而虜絕不為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非所以視蠻夷也班勇乞復置西域校尉議者難曰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



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  
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  
弱為患微矣若勢歸北虜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  
誠便此二人論事可謂極盡利害之要足以為法也

舒元與文

舒元與唐中葉文士也今其遺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  
既以甘露之禍死文宗因觀牡丹摘其賦中傑句曰向  
者如違背者如訣拆者如語舍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  
如恍為之泣下予最愛其玉筋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  
言其詞曰斯去千年水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

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  
為吾寶之此銘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鮮知之

絕唱不可和

常應物在滁州以酒寄金板山中道士作詩曰今朝郡  
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東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樽  
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其為高妙超  
詣固不容夸說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  
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椀羅浮春遠  
餉來蔽客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  
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迹劉夔得山園故園周



遭在朝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為後之詩人無  
復措詞坡公做之曰山圍故國城空在朝打西陵意未  
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真與之齊驅獨此  
二者比之常劉為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邪

### 贈典輕重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從官丞郎直學士以降身沒大抵  
無贈典唯尚書學士有之然亦甚薄余襄公王素自工  
書得刑書蔡君謨自端明禮侍得吏侍耳元豐以後待  
制以上皆有四官之恩後遂以為常典而致仕又遷一  
秩梁揚祖終寶文學士宣奉大夫既以致仕轉光祿遂

贈持進龍圖學士蓋以為銀青金紫特進凡三官故增  
其職是從左丞得僕射也節度使舊制贈侍中或太尉  
官制行多贈開府秦樞創立檢校少保之例以贈王德  
用葉夢得張遜近歲王堯俞之實無所益也元祐中王  
巖叟終於朝奉郎端明殿學士以嘗簽書樞密院故超  
贈正議大夫楊愿終於朝奉郎資政殿學士但贈朝請  
大夫以執政而贈即秩輕重為不侔皆掌固之失也

### 揚之水

左傳所載列國人語言書記其辭旨如出一手訖若遂  
以為皆左氏所作予疑其不必然乃若潤色整齊則有



之矣試以詩證之揚之水三篇一周詩一鄭詩一晉詩  
其一篇皆曰不流束薪不流束楚邛之谷風曰習習谷  
風以陰以雨雅之谷風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在南山  
之陽在南山之下在南山之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  
浚之城在河之澗在河之滙在河之溪山有樞隰有榆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山有巖薇隰有杞獲言秣其馬言  
采其蕪言觀其旂言齎其弓皆雜出於諸詩而興致一  
也蓋先王之澤未遠天下書同文詩無異道人無異習  
出口咸言皆止乎禮義是以不謀而同爾

李陵詩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  
以為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為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  
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  
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蓋知坡公之  
言為可信也

大曲伊涼

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  
渭也涼州今轉為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府  
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聊紀十  
數聯以資談助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王唱伊州



求守管絃聲款逐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鴈皆零落  
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  
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  
梨園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  
霓裳奏罷唱汧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  
聽唱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梁州  
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  
邊風蕭颯動江城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梁州曲  
昨夜蕃軍報國讎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澤  
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祐劉禹錫王昌齡高駢溫

庭筠張籍諸人詩也

元次山元子

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  
有元子十卷李舒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  
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  
睿方國二十國事最為譎誕其略云方國之僮盡身皆  
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曾露心曰  
此心圓耶圓國則反之言國之僮三口三舌相乳國之  
僮口以下直為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  
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韙至云惡國之僮男長大



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懼父母見子如臣見君  
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僇子孫長大則殺  
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  
月爭光若此書不可作也惜哉

次山謝表

元次山為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其序云州舊四萬餘戶  
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  
諸使征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貶削於  
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為逃罪若不應命  
又即獲罪矣吾將靜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辭甚苦大略

云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朝食是草根暮食乃木皮  
出言氣欲絕然使行法遲追時尚不忍况乃鞭朴之部  
亭傳急符來往跡相逼更無寬大息但有迫催期欲令  
甯兒文言發恐亂隨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  
子命符節我所持遠縱遺詔令家責固所宜又賊退示  
官吏一篇言賊攻求頗卻不犯此州蓋蒙其傷憐而已  
諸使何為忍苦征歛其詩云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  
是以臨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猿鳥今  
彼征歛者迫之如火煎二詩憂民慘切如此故杜老以  
為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



下為邦伯天下必安立可待矣遂有兩章對秋月一字  
借華星之句今次山集中載其謝上表兩通其一云今  
日刺史若無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  
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則亂將作矣臣料  
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  
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  
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四  
方兵革未寧賦歛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刻日  
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穢之徒凡下愚之類以貨賂權  
勢而為州縣長官觀次山表語但因訛上而能極論民

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有謝表以來未之見也世  
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誦其詩以中興頌故誦其文  
不聞有稱其表者予是以備錄之以風後之君子次山  
臨道州歲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廣德也

光武仁君

漢光武雖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嘗不以仁恩招懷  
為本隗囂受官爵而後叛賜詔告之曰若束手自詣保  
無他也公孫述據蜀大軍征之畜滅矣猶下詔諭之曰  
勿以來歎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全詔書  
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遣馮異西征戎以平定安集



為急怒吳漢殺降責以失斬將弔民之義可謂仁君矣  
蕭銑舉荆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鹿之對誅之於市其  
隘如此新史猶以高祖為聖豈理也哉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容齋隨筆卷第十五

張文潛我蘇杜詩

張文潛我蘇杜詩  
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時遺締結墜下陰  
房鬼火青燼遺哀鴻滿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  
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籍  
草坐浩歌涼盃把舟舟征遠間誰是長年者此老杜玉  
華宮詩也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  
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  
風雅鼓吹未易為後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疑此曰  
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遠謫



其離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春山  
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挿水下層層  
煙霧嶺歷歷由蕪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  
無情老淚為一洒篙工起為鼓輕檣健於馬聊為過江  
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即秦固似之矣讀之可默諭  
也又好誦東坡梨花絕句所謂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  
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  
一過必整帽賞歎不能已文潛蓋有首於此云

田史仁

田史仁字子仁而漢史載其家甚略

先生曰兩人俱為衛將軍舍人家監使養惡齧馬仁曰  
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後  
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會賢大夫趙禹來悉召  
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  
餘無可用者將軍上籍以聞詔召此二人帝遂用之仁  
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看  
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觀此事可見武帝  
求才不遺微賤得人之盛誠非後世所及然班史曰霍  
去病既責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  
言衛將軍進言人為郎中與褚生所書為不同杜周傳



云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皆闕文也

### 杜延年杜欽

前漢書稱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論議持平合和朝廷杜欽在王鳳幕府救解馮野王王尊之罪過當世善政多出於欽予謂光以侯史吳之事一朝殺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諫王章言王鳳之過天子感寤欲退鳳欽令鳳上疏謝罪上不忍廢鳳鳳欲遂退欽說之而止章死衆庶寃之欽復說鳳以為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官因一事舉在言

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若此則流言消釋矣鳳白行其策夫新莽盜國權與於鳳鳳且退而復止皆欽之謀若欽者蓋漢之賊也而謂當世善政出其手豈不繆哉

### 范曄作史

范曄在獄中與諸甥姪書曰吾既造後漢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



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其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畢之高自夸詡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畢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

唐詩人有名不顯者

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鶴雀樓有王之奐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予觀少

陵集中所載帝迢郭受詩少陵詡茶至有新詩錦不如自得隋珠覺夜明之語則二人詩名可知矣然非編之杜集幾於無傳焉又有嚴憚惜花一絕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前人多不知誰作乃見於皮陸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敘託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顯門名家而可稱也

蘇子由詩

蘇子由南窓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窓朝日昇展轉守牀榻



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階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  
我何苦心踈拙有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  
也東坡好書之以爲人間當作數百本蓋閑淡簡遠得  
味外之味云

呼君爲爾汝

東坡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  
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  
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予謂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  
爾古之人心口一致事從其真雖君臣父子之間出口  
而言不復顧忌觀詩書所載可知矣箕子陳洪範對武

王而汝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玉王季文王三世  
祖考也而呼之曰爾三王自稱曰予至云爾之許我我  
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殆近  
乎相質責而邀索也天保報上之詩曰天保定爾俾爾  
戩穀闕宮頌君之詩曰俾爾富而昌俾爾昌而熾及節  
南山正月板蕩卷阿既醉瞻卬諸詩皆呼王爲爾大明  
曰上帝臨女指武王也民勞曰王欲玉女指厲王也至  
或稱爲小子雖幽厲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嗚呼三代之  
風俗可復見乎晉武公請命乎天子其大夫賦無衣所  
謂不如子之衣亦指周王也



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擱然謂子孫  
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喟然之  
歎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群雄遂定海內身為漢相日夜  
燒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莫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  
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  
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  
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  
可為哉

蔡君謨帖語

蔡獻蕭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襄啓歲行甫新  
魯銳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於精力不堪勞苦  
念君之生想距旬日如聞年來補治有方當愈彊健果  
如何哉襄於京居尚留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懷  
之極今因樊都官西行奉書問動靖不一一襄上子華  
端明閣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溫之間寢食之祝  
講德之佞也今風俗日以偷薄士大夫之儼淳者於尺  
牘之間益出新巧習貫自然雖有先達篤實之賢亦不  
敢自投以速朝罵每詒書多至十數紙必繫銜相與之  
際悉忘其真言語不情誠意掃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



丈僭素官稱無復差等觀此其少愧乎憶一紀之前予  
在館中見曾監吉甫與人書獨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  
舍同舍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丈餘人自今  
春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直行之幾月從官即省欣然  
嘗欲一變而有欲敗此議者載酒飲同舍乞仍舊於是  
從約皆解遂不可復革可爲一歎

### 孔氏野史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書於清江劉  
靖之所載趙清獻爲青城宰挈散樂妓以歸爲邑尉追  
還大慟且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感志文潞公守太原

辟司馬温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温公獻小詞爲都漕唐  
子方峻責歐陽永叔謝希深田元均尹師魯在河南携  
官妓游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  
范文正與京東人石曼卿劉潛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  
上萬言書甚非言不文之義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  
大貂陳衍幹當宮事得旨置酒與蘇高會蘇陰使人發  
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墮計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  
不成文字其它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冲卿傳獻簡  
諸公皆不免譏議予謂决非毅甫所作盖魏泰碧雲殿  
之流耳温公自用龐穎公辟不與潞公子方同時其謬



妾不待攻也靖之乃原庸曾孫佳士也而跋是書云孔  
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聞其言久矣故錄而藏  
之汪聖錫亦書其後但記上官彥衡一事豈弗深考云

有若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為師  
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  
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一畢俾滂沱矣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  
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  
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

也予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為聖人  
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  
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  
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  
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為第二章在  
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  
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為非君子之言又  
以為夫子有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  
則其為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為失矣且  
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



七十二賢畫象其畫有若遠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張天覺為人

張天覺為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觀政和間特  
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京弄  
國為姦天下共疾小變其政便足以致譽飢者易為食  
故家賢者之名靖康初政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廢  
與予以其實攷之彼直姦人之雄爾其外孫何麒作家  
傳云為熙寧御史則逐於熙寧為元祐廷臣則逐於元  
祐為紹聖諫官則逐於紹聖為崇寧大臣則逐於崇寧  
為大觀宰相則逐於政和其跡是矣而實不然為御史

時以斷獄失當為密院功治遂擢博州事以報之三摺  
密皆乞去故坐貶為諫官時首攻內侍陳衍以搖

宣仁至此之於呂武乞追奪司馬公呂申公贈謚小碑

毀樓論文銘公皆負國恩呂汲公動搖先烈辯呂惠卿

蔡確無罪後以交通潁昌富民蓋漸故又貶元符末除

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八九年擢

黨人之二十輩及在相位乃以與郭天信交結而去耳

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

章子厚門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

是以得執政云



為文論事

為文論事當反復致志救首救尾則事詞章著覽者可  
以立決陳湯斬郅支而功未錄劉向上疏論之首言周  
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桓公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  
覆過李廣利靡億萬之費捐五萬之師虜獲宛王之首  
孝武不錄其過封為列侯未言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  
吉迎自來之日遂皆裂土受爵然後極言今康居國疆  
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不  
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  
勞則夫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

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  
之於是天子乃下詔議封蓋其一疏抑揚援證明白如  
此故以丞相匡衡中書石顯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  
衡顯之義豈區區壹故九卿所能充哉

連昌宮詞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真賦詠天寶時  
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  
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  
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它激揚不若連昌詞有  
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



切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  
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虜國門前開如  
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揚與李廟謨顛倒四海  
搖五十年来作瘡痂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謀休  
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二年間所作殊得風入之旨非  
長恨比云

### 二士共談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  
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陵寄  
李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真踐此  
言時得洒埽撰杖屨於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  
啓聰擊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 張子韶祭文

先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時猶未聞槍  
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  
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  
尚饗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

### 京師老吏

京師盛時諸司老吏類多識事體習典故翰苑有孔目  
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据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



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  
言堪為長堪為君真善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  
如是最以語忌為嫌既尅長又尅君殆不可用也嗣明  
悚然亟易之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利弊或言太  
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間無所用可以籍甲火卿劉珪即  
具稟欲獻于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  
珪將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至于  
三其誤如初珪怒責之逡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  
妄有管見在禮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  
常日論然容臺之職唯當秉禮火卿固體國不若俟朝

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肯禮而有獻也珪愧歎而止  
後每為人言嘉賞其意今之胥徒雖公府右職省寺掌  
故但能鼓扇環浮顧昧謝為業簿書期會之間乃漫不  
之曉求如彼二人豈可得哉

曹操唐莊宗

曹操在兗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宮潛迎呂布為  
兗牧郡縣皆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河郵絕三城以  
待操操遂就昱子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為東平  
相唐莊宗與梁人相持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  
城中無備幾陷者數日賴安金全帥子弟擊却之於內



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  
已出金全等賞皆不行操終有天下莊宗雖能滅梁旋  
踵覆亡考其行事槩可睹矣

### 雲中守魏尚

史記漢書所記馮唐救魏尚事其始云魏尚為雲中守  
與匈奴戰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忘文更以法繩之其賞  
不行臣以為陛下賞太輕罰太重而又申言之云且雲  
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  
作之重言雲中守文姓名而文勢益邁健有力今人無  
此筆也

### 容齋隨筆卷第十五

容齋隨筆卷第十六 九別

###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為尊雖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為  
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易賁之象言剛柔交錯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稱帝堯煥乎有文章子貢曰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詩美衛武公亦云有文章堯舜禹湯  
文武成康之聖賢桀紂幽厲之昏亂非詩書以文章載  
之何以傳伏羲畫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  
何以傳孔子至言要道託孝經論語之文而傳曾子子



思孟子傳聖人心學使無中庸及七篇之書後人何所  
窺門戶老莊絕域禮學忘言去為而五千言與內外篇  
極其文藻釋氏之為禪者謂語言為累不知大乘諸經  
可廢乎然則抵為小伎其理謬矣彼後世為詞章者逐  
其末而忘其本翫其華而落其實流宕自遠非文章選  
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愛文章文章日自負文  
章實致身文章開突奧文章憎命達名豈文章著故棄  
文章老文章敢自誣海內文章伯文章曹植波瀾闊度  
信文章老更成豈有文章驚海內每語見許文章伯文  
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類多指詩而言所見狹矣

三長月

釋氏以正五九月為三長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  
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瞻部  
洲故當食素以徼福官司謂之斷月故受驛券有所謂  
羊肉者則不支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或  
人以謂唐曰藩鎮泣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至多故不  
欲以其月上事今之它官不當爾也然此說亦無所經  
見予讀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  
齊書云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  
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



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來已久  
竟不能曉其義及出何經典也

兄弟直西垣

秦少游集中有與鮮于子駿書云今中書舍人皆以伯  
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  
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予以其時考  
之蓋元祐二年謂蘇子由曾子開劉貢甫也子由之兄  
子瞻子開之兄子固子宣貢甫之兄原甫皆經是職故  
少游有此語云紹興二十九年予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  
興二年伯兄繼之乾道三年予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  
予作謝表云父子相承西上鑿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  
鳳閣之游比之前賢實為遭際固為門戶榮事然亦以  
此自愧也

續樹萱錄

頃在祕閣抄書得續樹萱錄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  
夜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  
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間  
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綠頭鴨兒啞萍藻采蓮女即笑  
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戰北窓風霜葉泐階貼亂紅三  
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



人白少傳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李賀  
曰魚鱗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桂團壁三人皆未終篇  
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  
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馬關子東為秦集序云擬古  
數篇曲盡唐人之體正謂是也何子楚云續萱錄乃王  
性之所作而託名它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  
翁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子虛亡  
是公云

### 館職名存

國朝館閣之遺音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

遂為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  
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次日集賢祕閣校理官卑  
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官缺必於  
此取之非經脩注未有直除知制誥者官至員外郎則  
任子中外皆稱為學士及元豐官制行凡帶職者皆遷  
一官而罷之而置祕書省官大抵與職事官等反為留  
滯政和以後增脩撰直閣貼職為九等於是材能治辦  
之吏貴游乳臭之子車載斗量其名益輕南度以來初  
除校書正字往往召試雖曰館職不輕畀然其遷叙反  
不若寺監之徑捷至推排為郎即失其故步混然無別



矣

南宮适

南宮适問羿皋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故夫子俟其出而歎其為君子獎其尚德至於再言之聖人之意斯可見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稷比孔子故不答范淳父以為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答弗敢當也楊龜山云禹稷之有天下不止於躬稼而已孔子未盡然其言故不答然而不止之者不責備於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與所謂雍之言然則異矣予竊謂南宮适之問初無以禹稷比孔子之

意不知二先生何為有是言若龜山之語淺之已甚獨謝顯道云南宮适知以躬行為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當時發問問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其說最為切當

吳王濞

漢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五番君吳芮為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趙佗先有南海後擊并桂林象郡則芮所有但長沙一郡耳按芮本為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為衡山王都鄒郢今之黃州也復侵奪其地故高祖徙之長



汝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猶指郡  
正聽為吳王殿以為芮為王時所居牛僧孺玄怪錄載  
唐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因止州宅誕育為神人擊  
死後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漢鄆陽王吳芮今刺史宅  
是芮昔時所居皆非也

### 王衛尉

漢高祖怒蕭何謂王衛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  
有惡自予今相國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衛尉  
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唐  
太宗疑三品以上輕魏王責之曰我見隋家諸王一品

以下皆不免其蹟頓我自不許兄子縱橫耳魏鄭公曰  
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非禮專皆罪戾不可  
以為法亦何足道觀高祖太宗一時失言二臣能因其  
所言隨即規正語意既直於激切中有婉順體可謂得  
諫爭之大義雖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聽乎

### 前代為監

人臣引古規戒當近取前代則事勢相接言之者有證  
聽之者足以監詩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周書曰今  
惟商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又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商  
又曰有商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周公作無逸稱商三宗漢桓帝命群臣言吾所以有天下  
項氏所以失天下命陸贄著秦所以失天下張釋之為  
文帝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與賈山借秦為  
諭賈誼請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觀之魏鄭公上書於太  
宗云方隋之未亂自謂必無亂方隋之未亡自謂必無  
亡臣願當今動靜以隋為監馬周云煬帝突齊魏之失  
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張元素諫太宗  
沿洛陽宮口乾陽畢功隋人解禮恐陛下之過甚於煬  
帝若此後不息同歸于亂耳考詩書所載及漢唐諸名  
臣之論有國者之龜鏡也議論之臣互以為法

### 治盜法不同

唐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曰盜非所由通  
客則不能為乃出庫錢置三市置尉其上曰生捕一盜  
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  
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  
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吾有勝何不捕彼以來則彼  
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  
使盜視之然後殺盜於市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  
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越境境內遂無一人為盜予每  
讀此事以為策之上者及得李公擇治濟州事則又不



然齊素多盜公擇痛治之殊不止它日得黠盜察其可  
用刺為兵使直事鈴下間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  
故曰此繇富家為之囊使盜自相推為甲乙官吏巡捕  
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  
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予乃知治世間事不  
可泥紙上陳迹如安潛之法可謂善矣而齊憲反恃此  
以為沈命之計則變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和詩當和意

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之為次韻所局也觀  
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三陸三謝諸人贈答可

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數篇略紀于此高  
適寄杜公云魂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  
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  
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屢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  
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在冰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選欲  
教鋤杜公寄屢詩云紅綠出巴山重巖細菊班遙知簇  
鞞馬回首白雲隨屢詩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  
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杜送高適云洞庭無過鴈書  
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  
南去鴈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



若云樂裏關心詩總廢皆如鐘磬在覆扣之則應往來  
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稷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稷始封於郃古公  
方邑於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  
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

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給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無問其取士  
之門如何也今之議者多以科舉經義詩賦為言以為

詩賦浮華無根柢不能致實學故其說常右經而左賦  
是不然成周之時下及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單召  
甘習之韓趙荀魏齊之高國陳鮑衛之孫寤孔石宋之  
華向皇樂鄭之罕駟國游魯之季孟臧辰楚之闞薦申  
屈皆世不乏賢與國終畢漢以經術及察舉魏晉以州  
鄉中正東晉宋齊以門地唐及本朝以進士而參之以  
任子皆足以盡一時之才則所謂科目特借以為梯階  
耳經義詩賦不問可也

王達原

王達原以學術邢敦夫以文采有盛名於嘉祐元豐間